

聯合報

小說獎



鹽田兒女

蔡素芬／著

鹽田兒女

蔡素芬／著

● 聯副文叢 1 ●

聯合報小說獎決審委員評語

作者很會經營，懂得如何巧妙地敘事，心理描寫相當細膩，伏筆的前後呼應安排得很好。感情的控馭，發乎情，止乎常理。台語方言的運用相當清爽傳神。

■ 朱炎

人物的塑造、人物與人物之間隱藏的親情、愛情，都非常深刻含蓄而令人感動。文字間流動著炎熱的南台灣海邊鹽田的風貌，抓住了那種陽光、空氣與水分，作者釀造的氣氛非常成功。雖然是小格局的作品，卻很精緻完整。

■ 李喬

鹽田風日(序)

——人情的故鄉

過往歲月的細微景物也許給時間沈澱成富麗堂皇的一疊畫，也許給刻意塗抹成模糊的一片窗霧，不管怎樣，來時路的風光水色終成追不回的昨日，留下的，是步步行來的感覺。

鹽田間吹拂的風成了我孩童時的感覺，有淡淡的海腥味，挾著人們的悲歡；有烈日、陣雨，和靜靜午後樹蔭下濃綠的清涼。

離開鹽田地後，偶而以做客的心情回鄉，看那墩墩白鹽與安靜風日，總是很驚訝，以為去到一個未曾見過的小世界，和都市裡激烈的腳步扞格不入，來人亦不識，故鄉竟有了異鄉的味道——不由想起小時和母親上街，千萬機率裡遇見同鄉人，母親又驚又喜，站在路邊多講了兩句話，說，不容易呀，小村子出來的，竟在都市裡碰面。她臉上充滿他鄉遇故的欣喜。原來鹽田那片風日不但是土地的故鄉，也是人情的故鄉，她提起的故鄉事，流入我血液裡，格外親切。因此幾年裡總要回去走一趟，鹽田裡站一站，回味這裡人們的生活。風日裡

的寧靜，隱隱畫著世道人情。

有一回，臨離開，時正黃昏，泥黑的鹽田上反射一道褐黃的殘陽，銳銳如從地裡來，沈靜安然映照四周。土地的美與純淨一下勾起了人事的感念，一群鹽田兒女的歡喜悲愁全來到心間。人若有萬千據點，總會在驀然回首間瞥見一個令人動容的所在。

選擇鹽田這個據點做故事的起始，其實與以其他據點為題一樣含有寫人生的意思，只不過是表現法的差異罷了。故事以感情為訴求，紀念風土人情的意義勝於其他企圖。寫法傳統，無非是對人物有了真誠的感悟，寧以切合他們感情的方式，平實表達俗世生活。大千世界，驚濤與靜浪原可並容，此處無意故做詭異瑰奇。故事是大眾裡的，自然也要歸屬於大眾。

序章 村落

台南縣，七股鄉，沿海小村落，海風也鹹，日頭也毒。

這是塊鹹土地，一釐一畦的鹽田圍拱小村三面，站在村子口的廟堂往無垠的四周眺望，鹽田一方格一方格綿延到遠方與灰綠的樹林共天色。灰黑的田地上積著引灌進來的淺淺海水，陽光豔豔的季節浮出一顆顆純白結晶鹽，在烈陽下扎著亮人光芒，一方田上有千萬顆，一田一田，千萬顆連著千萬顆，延伸到天邊，好像銀河落在人間。生活在這條銀河上的男女，挑起扁擔，將那曬出來的鹽掃進畚鹽籠，一肩挑起，越過一方方鹽田，將鹽倒在路邊的泥台上，長長的泥台，結晶鹽搭得像座金字塔，一塚接一塚，在泥台上閃爍著耀眼的白色光芒。春夏之交多雨水，剛結出的鹽馬上給雨水融化了，為防雨淋鹽融，農人紛紛編織稻衣，將成匹的稻衣團團蓋住泥台上的鹽堆，披上褐色稻衣的無數鹽堆像是一群群隨季節移動的蒙古部落。

村子東方遠遠來了一條小河流，村民除了靠村外三個方向的鹽田吃飯外，這河是他們的主要糧食父母。有人家中男丁旺，可四季靠河謀生，兼作一方小鹽田，只要勤勞，那河裡有

源源不斷的財收。

小河流沿著村子最前一排房舍向西舒緩流去，流不經幾百公尺，漸漸房舍少了，三顆榕樹並排成村西界，樹旁有一座兩層樓高燈塔狀的駐兵台，台上圓形小辦公室常駐著一張桌，一張椅，一張床，一位和村人操著不同語言的老阿兵，人家叫他賴，除此之外也許還有一隻碳爐，一盞小燈，一副蚊帳，或一個通訊的什麼東西，但這些小東西，村人從台底下是偷窺不著的，因此也無從知道，只能想當然耳地猜測。

小河流到了駐兵台，開了門似的，視野豁然開朗，呈扇狀向大海直奔，沿途兩邊堤岸漸漸平矮，直到通了海才與汪洋交臂合一。堤岸外是大片海埔新生地，種滿防風林，海風狂來，樹林沙沙作響，傳到夜裡安靜闇黑的村子，常常給正將眠去的孩童增添許多大自然詭異傳說的神秘色彩。

這條小小河流不過流經村落數百尺，每一河段卻都克盡了最大的利用價值，靠村落的堤岸邊，停靠十五艘近海漁船，除了三艘留守外，其餘十二艘的船首都高高掛著一串鞭炮，船艙前臨時架了隻小桌，桌上備各類糖果餅乾，船上有船員吆喝，堤岸上不斷攏緊光腳丫、白齒露在曬得黝亮的面容上的小孩，他們相擠在第一線。再一小時，船要起錨了，他們等著起錨儀式對他們而言最精彩的一幕。

船與船間有竹筏停泊，每隻竹筏約寬數尺，長丈餘，擱置筏上的篙也有丈餘，若非熟

手，在河流上撐篙必會隨波逐流。竹筏是村人平日在河上打漁採蚵的交通工具，筏上幾乎都備有一式一樣的魚網竹籬。村人在河中打魚，多為自家食用，只有極少數人清晨三時起來打魚，額上掛探照燈，網滿兩水桶的魚，五時出發走到最近的鎮上出售，趕上七點八點的市場，將賣魚所得的錢又轉買了幾樣蔬果帶回家。若運氣好，魚早早賣掉，則能趕一程，湊上中飯，若魚賣得晚，鎮上買兩塊鹹糕，邊走邊吃，回家再把中飯補足。

河流接近駐兵台百尺內的河中心搭滿蚵棚，那棚就像絲瓜架，竹枝縱橫交錯攀搭而成，棚架掛滿一串一串蚵殼，每片蚵殼以粗硬的黑色膠繩串連，在海水中波盪。八、九月掛蚵串，快則過年新的蚵就不斷長出來，把原來的蚵串擠得又黑又沉又腫，村人撐筏找到自家蚵棚，一見這又黑又沉又腫的蚵串莫不把額頭嘴角的皺紋笑得又緊又深，豐產季節肥密的蚵串足可抵平時採收的三倍，一個季節辛勤下來，半年日子不費張羅，況且海裡有自給自足的漁產，平日費用多為蔬菜果肉，每家擲節算計的無非為病痛身穿及天災人禍做預備，以及年節三牲五畜的隆重排場。

蚵棚位居河中，適好將河分為左右二道，漁船出航由右邊一字駛出，入近海打撈撒網，沿途送附近城市各漁港轉賣，經二至三個月回航。漁船浩浩蕩蕩，敲著豐收的鑼鼓駛入左河道，村人遠遠聽到鑼鼓聲，爭相奔向堤岸，為釐清視線，一手擋在額頭遮住刺人的日光，望見一群駛近左河邊漆紅塗藍的漁船，手舞足蹈互相走告，一會兒功夫，大人小孩齊聚，把窄

窄的堤岸塞得水洩不通，大人當然是爲見離家多時的壯丁和探看漁獲情形，小孩則來拿船靠岸後，爲慶祝豐收撒下的大量角錢。

除了夏秋颱風季節外，平時船隻有以一天作業捕撈沿岸蝦群，也有專挑仲秋至孟春出外海捕漁，因此每年爲船隻送往迎來的活動視當年氣候變化大約有兩次。這年中秋甫過，白天太陽仍毒辣非常，早晚溫度卻沁人心脾，避寒的魚群一群群南下，捕魚郎漸漸將鹽田工作交給家人，各別登上所屬船家，眼瞳流露出對這季漁收的無限希望。

出航把平靜的村子喧擾得沸騰滾滾，打辮子的小姑娘，梳短髮的大姑娘都登上岸來，日頭遂向中天，預備起錨了，船上已有人往岸上扔糖果，鞭炮此起彼落地交相鳴放，十二串長炮的吼聲，震耳欲聾，交談歡呼的聲音好像與炮聲競逐，一時岸上船上似乎都陷入興奮過度的混亂。

岸上喧鬧的人群裡，有名女孩，名喚明月，年方二十，清眸睜的大眼有著溫和神色，但瘦挑的身長，挺直的腰脊，河光掩映下，昂然是股剛陽的堅毅之氣。她面帶笑容，剛從人情攀談中逃出一點空閒來望向第三艘船上正和另一名船員隔空摺疊漁網的大方。大方深藍色長襯衫的袖子捲到手肘處，露出半截黑亮結實手臂。明月眺見那摺疊漁網的靈活手指，慌忙把臉轉開，心裡卻還留著那靈活粗獷的十指，一大群男女共同在鹽田收鹽，這十指總是第一個完工，有時還幫忙別人的田。做起漁事，一樣俐落，她再回頭，悄悄一望，漁網早收好，疊

第一章 姐妹



灰黑的鹽田小路上有一點白白黃黃浮動的影子，烈日下，這點白黃的影子不時拿起騰空的左手擦拭額邊滾落的汗水。

村口的廟門時有善男信女進出，在燭台火苗上捻香的婦女問廟公：「看到影沒？」

「沒，還早咧。」廟公又挑起鬆厚的眼皮，緊緊望向小路盡頭。

男人們說：「伊人若入來，炮仔要放得伊臭耳聾。」

這名浮動的影子叫王知先。

王知先本是讀書人，幼時曾跟一名來鄉隱居的人讀了一陣漢文，以後靠自修，讀到結婚才放下書本擔負家計，他做不來捕魚擔鹽這類粗活，早幾年前到台北謀職，先是在一布莊當掌櫃，當了四五年，布莊給人燒了火，宣稱倒閉，他轉到一家貿易行當買辦，經常南北出差，很積了一筆小錢，可是好景不常，前一年來了一批服裝邋遢，腳著草鞋的軍人，操著咿啞嚶的語音，進了店裡，一見東西就搶，老闆為保身，索性把業務停了。一時社會混亂，找事不易，知先也念著妻小，於是背起行囊返鄉來。

這天，村人在廟口掛了數串鞭炮，廟公鎮日坐在廟門口的長板凳上往村子惟一通向外界

的小路眺望，這條小路夾在兩大片無垠的方格鹽田中，很像象棋盤上的楚河漢界。一進村，繞過廟口，變窄了，成了村中的主要道路，前後共三排坐北朝南的房舍，循著這條小路，長地橫向駐兵台方向。

村人讀書的不多，到外地謀生更屬鳳毛麟角。知先這幾年在外工作，半年也回來一趟，每次回來免不了村人問長問短，問村外那個花花世界，大家將他當村中秀才看待，此番回來，聞訊知是定居，大家決議熱鬧他一番。秀才回鄉住將下來，以後村中凡有訴訟爭執等案，待不必煩請警方，全賴王秀才公斷。因為村人對他這般熱絡期待，廟公心生警戒，守那小路人影，怕失時機，負了村人請託。

果然下午日頭偏了西，熱力方減，遠遠一點人影在小路上晃漾，影子走近了，見他頭戴一頂圓盤帽，手提一隻方正牛皮箱，身著白色長襯衫，卡其黃長褲，步履穩健，清清爽亮走向村子。可不是王知先，廟公謎著細細的眼睛大喝說：「回來囉，回來囉。」隨即拿出一柱香，到燭台取火，欲燃鞭炮。廟裡男女聞聲繼出，推擠到廟門前，向那影子望：「那隻皮箱，不知裝了多少銀兩，伊某阿舍那得做，躺眠床吃便便。」

鞭炮噼哩啪啦響徹全村，那走路的遠遠聽到鞭炮聲傳來，視線掠過圓盤帽沿，落在廟口撮擁浮動的人群，心上明白三分，走了整整一天半，家門在望，腳底忽地又沉重又疲乏，步履卻不知不覺間加快，只盼早點走入那人群。

擔誤了。

冬至那天，私塾果真開起來，明月姐妹和其他村童每天吃過晚飯去廟裡上兩小時課，讀三字經、千字文，回家就寫大字，將堂上教的一段，邊背邊抄下來。不到半年，書上的字已認得九分，姐妹四人大字寫得更勤，四處搜尋舊報紙、月曆紙、日曆紙，一空下來就研墨寫字。整整一年裡，同樣幾本書翻來覆去習數遍，知先要孩子們把字義都記熟了，第二年才教他們習書信。

明月姐妹的母親阿舍是做不得家事的，嫁來王家三年後，她患上了哮喘的毛病，每每喘得神疲氣盡，整天躺在眠床上，漸漸氣力弱了，家事都依賴明心明月，她恨自己這身病，把外面好風光盡失，青春徒流，生得四個女兒，沒一個兒子可指望。

私塾上了兩年，知先和阿舍添了麟兒，阿舍為生下兒子幾乎喪了命，料理新生兒的事落到明心明月身上。知先向鹽埕工會領了六格鹽田，兩女孩都得上鹽田幫忙父親曬鹽，下了工回家要洗衣做飯忙一家大小項。漸漸私塾廢了學，知先知道兩女兒辛苦，也不強求，且這年因是新生麟兒，家庭用項多出許多，他不隨船捕魚，當日城裡掙來的錢終會坐吃山空，他決定往後春夏雨季鹽田不作時到台北和熟識的朋友做夥踏三輪車，多少有所貼補，也能買較好的藥品給阿舍補身子。

因此次年仲春，他再度提起皮箱走出村口，明心明月來送，兩女孩一個長到十六，一個

時光在日出日落間流轉，知先春往秋回，倏忽四年瞬流。四年於他，秋冬曬鹽，春夏踏三輪車，日子沒有新鮮稀奇，較有得意的，無非在鄉時日，村人多來問訴訟請良時，甚至連嬰兒命名都有委託他的，讓他感到少年讀書終沒枉費，手中一卷書，也能替人解疑。阿舍視他卻是瞎忙一場，見了人不免抱怨：「了然讀那麼多冊，終歸勞碌命，吃氣力的。」

四年於明心明月倒是折磨、是犧牲、也是新鮮。她們代替母親料理家務，協助父親曬鹽田，如今兩人婷婷玉立，一個二十，一個十八，操作的關係，體格都輕瘦敏捷，胸厚腰細，雖然每日吹海風，曬驕陽，和村中少女一樣臉上泛著一層古銅色彩，可是這層色彩擋不住明心臉上時而透露的蒼白和微弱氣息。

「看來明天日頭更豔，只能清早一趟，不如今天多走一趟。」明心擔起扁擔水桶，交代明月將灶間木柴拿出曬太陽後，就往村外走去。她要去挑水，走一小時路程過橋到鄰村的水池汲水，他們這村子地鹹，井水無法飲用，平日只拿來洗衣清刷。

明心的肩頭往往清晨五點就擔起扁擔挑水，水挑回來後倒入蓄水池，吃過明月熬的早飯，若太陽不毒，再挑一趟，挑過了這趟就得上鹽田工作。她兩邊肩頭都結著大片厚繭。偶

而明月替代明心挑水，最初是肩頭兩片瘀紫，水泡四起，多挑幾次，也不覺苦了，反覺體力大增。明心靈巧體貼，身為長姐，凡有操勞必先分擔，挑水的工作她多搶先做了，加上其他大小事的操勞及飲食的簡陋不足，這年夏天她犯胃痛，挑水半路上常因胃氣漲到喉口，不得不放下水桶，捧胸乾嘔。

這天她又搶著出門挑第二擔水，明月按吩咐將屯在灶間的部分木柴拿到院子曬太陽。兩個妹妹洗衣裳去了，父親用過早飯先去巡鹽田，三歲幼弟一個人在大廳前玩耍。她一塊塊排好木柴，待要切野菜飼雞，身後傳來咳嗽聲，回頭一看，是母親坐在灶間門邊曬暖陽。

「明心呢？」阿舍問。

「去擔水。」明月很驚訝母親將平日疏於照顧的頭髮整齊地盤了一個髻，露出微凸的額頭，面上輕撲一層脂粉，口紅一點，日常的病態真脫胎換骨了，她那顏容真像大廳堂上的觀音，難怪村人都說母親剛嫁來，美得連神明都要嫉妒，因此才派病體與她。

「一個女孩子要做這種吃力的工作，都是我沒生兒子又拖病害了伊。」明月慣於她的抱怨，她的好奇完全在於母親的裝扮。

「妳阿爸呢？」

「去巡鹽田。」

「什麼？這人這麼沒記性，大條事情還不如我。」

「什麼事？」明月順勢問。

母親落在她身上的眼神如隻尋找標地的禿鷹，銳利而充滿審視的意味。她上上下下打量她，說：「妳姐妹也不小了，人家十七八歲都抱嬰仔了，若不是我這病身，老早把妳們嫁了。」她嘆了一口氣：「那有女孩子可以一世人在父母身邊。」

明月眼裡流露驚惶，不能明白母親的意思，嫁人的事她想都沒想過，村中年輕男女在鹽田一起工作，雖則辛苦，但苦中有甜，他們空下來時一起編曲唱歌，大方會吹樹葉，他嘴裡吹出的每一首曲子都是自編，大家和上詞，在黃昏月色下唱著。鹽田已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沒想有天要因出嫁離開。看著村中姑娘一個個出嫁，她知道那會是什麼命運，只有一去不回，永遠離開了鹽田和家鄉的河水，她怎麼能夠，怎麼能夠離開一個沒有大方的土地。

她因想起大方，觸動私情，雙頰飛紅，母親如鷹的銳眼一搜即著，半帶奚落說她：「妳是想要早早離開這個厝去找個少奶奶做，較免操勞？還早，妳大姐沒嫁出去，輪不到妳先飛。」

「我不想嫁。」

「不嫁人，我養不起姑婆。」

明月不再跟母親抬槓下去，入了灶間切野菜。母親因久病，但凡人家的好意她都要曲解，爲了避免不悅，只好把話題打住，母親卻還要懷疑人家嫌棄她。思及此，明月馬上望著